

太行黃壚紅

沈 琨 著

太行黃廬紅



農林出版社

太行黄桦红

沈 琨 著

责任编辑 高雅云

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

江苏省扬中县印刷厂 印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发行

787×1092毫米 1/36 印张:5.5 112千字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

书号: 10267·73 定价: 0.90元

序

——祝贺《太行黄栌红》散文集出版

柯 蓝

沈琨的散文集，即将由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看到这本专门描写农村情景的散文集，觉得十分难得。特别是战争年代我曾在山西太行山行军、作战，对他所描写的山西农村，感到十分亲切，也勾起了我无限的回忆。

沈琨的文笔流利，写情描景，状物状人，均有他的独到之处。看来他对农村生活是十分熟悉也很有感情的。近年来由于出版界的种种原因，出版散文集子的机会，极为难得，我庆幸他能有这个机缘。我在近五十年文学生涯中，所见所闻，感到一个作品，或一个集子的出版，其成功的因素，当然在作品本身的艺术力量和时代的需要。但，还有一个因素不可忽略，就是作品出版和发表的时机，或叫机缘。如果能够切合时代的需要，又能引起读者注意（包括介绍、评论），那么这本集子和作品，就会得到它预期的效果，而不致在浩瀚的书海中淹没无闻。但是，一本书的机遇，与一个人一生的机遇不同，让

它选择的时间，机会不多，时间也短。不过，不必灰心的是，对一个初学者和出书次数不多的人来说，每一次出版，都为他争取读者，创造条件，为获得机缘打下了基础。只要肯不断的追求，不断的刻苦努力，机遇终将不负有心人。

沈琨的散文集中，所涉猎的题材较广。有抒情色彩较重的，如《绿色的梦》，反映一个山村的变化，他赞美了当今农村的改革。同时，他也有不少叙事色彩较重的作品，如《山长水远》，描写战火硝烟的年代，山西武乡县八路军总部的情况，抚今追昔，令人感奋。沈琨的散文中，作者大都以第一人称的“我”，把读者带到他所激动的景情和事物之中。充满生活的气息。看来是成功的。也证明作者所遵循的创作道路，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也是很正确的。希望作者在不断的刻苦努力中，去追求生活中美的更高层次，在写法上也更凝集、更简练。著名老散文作家冰心，在给《散文诗报》的祝贺题词中，即写了“散文不散”的话，和当今在散文界流行的“散文就在一个散字”的意见不同。我认为从另一意义上要求散文凝集，冰心的话是很中肯的，是击中散文时弊的。愿以此共勉。

1987年1月 于珠海

目 录

故 乡 情	1
夜宿棋盘寨	3
云谷图	6
红果树下话酸甜	10
黄金秋色	15
兴隆山会	20
绿色的梦	27
哦，自然村	31
秋歌	34
铁花	40
春雨纷纷	43
金龙和彩凤	48
冬猎图	53
英雄的土地	57
战地三题	59
青青原上草	67
山长水远	76
山高月小	80
北村遗事	84
这山·这人·这路	89

太行山水·····	93
太行黄栌红·····	95
万斛明珠落漳河·····	98
珏山探胜·····	101
“爱吾庐”小记·····	104
羊肠坂寻迹·····	108
家园情趣·····	113
党参之乡·····	115
参园散记·····	119
蚕乡行·····	125
小米香·····	134
太行山上菊花城·····	139
坐锅花·····	143
追花夺蜜·····	149
在精卫鸟的故乡·····	153
鸟语·····	159
鸡趣·····	165
山花灼灼·····	169
小雨·····	171
深山一道斑·····	173
中国煤矿一枝花·····	177
彩虹·····	181

故 乡 情

夜宿棋盘寨

山路崎岖，野草萋迷。我从山凹乡办完事出来，顺着一条幽深的山沟往公路上赶。谁知当我气喘吁吁地到达公路停车点，开往县开城的末班客车已经过去了。

此地离县城六十多里，山大沟深，坡险崖陡。又是前不挨村，后不着店的。我眼巴巴地望着公路的尽头，连个人影儿也没等来。眼看着淡紫色的山岚渐渐融进了暮霭，我的心真有些着急了。

蓦地，我隐隐听到一阵从收音机里播出的乐曲声，时断时续地飘来。顺声觅去，不远的半山梁上，林隙间透出一堵粉墙。我的心头一亮：那是个村子！

转上山径，原来这是个独院孤村。山岩上镌刻着三个大字：棋盘寨。只见院门前一棵枝干峥嵘的老皂角树下，一个老人和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在一块大磐石上来回走动，不知忙什么。

我走到近前一看，哈，这一老一少在奕棋对阵呢！说来也许有人不会相信：那棋盘足有半间房子大，棋格子凿在石面上，绿苔斑驳，有些年代了。那棋子大概新近用漆刷过，红黑两色，有碗口大。

看见我，老人忙放下棋子，笑吟吟地下了棋盘

石：“啊，走累了吧？快进家歇歇。”说着就要领我进院。那孩子却不依：“爷爷，下完嘛，你快输啦！”老人笑道：“输赢明天定，今晚有客人。”我抱歉地问：“不收棋子？”老人说：“丢不了。那玩意儿风刮不跑，狼啃不动。”我随手拣起一个子儿，沉甸甸的，竟也是用石头制做的。

“来客人啦！”一进院门，老人大声通报着。他的老伴又是给我拿小杌子让坐，又是沏茶倒水。一个穿绿睛纶衫的俊俏媳妇，从东房端出花花绿绿一大盘子柿子、核桃、榛子和酸枣。

“别外气，快吃。”老人连连催我。大娘和儿媳到厨房里忙做饭去了。老人的孙子在旁边给我砸核桃。

我一边和老人扯谈着，一边打量着这个小小的院落。看得出来，这是座旧宅老院，但院里的房子却是近几年翻盖过的。楼窗上摆满了南瓜。屋檐下挂着柿皮、辣椒、红薯干、萝卜片，一嘟噜一串的。院心的地方，用柴棒围起个丈许高的大粮囤，里面装满了玉米棒儿。四处弥漫着一股新粮的香味儿。

“看看吧，屋里、院里满登登，都是粮食。还是小锅饭香呀！”老人兴奋地说，“我估摸着，算上夏天打的麦子，俺家今年也能得它一块万斤户的玻璃匾！全凭俺那小子金旺哩！肚里有文化水，干活也能受。媳妇也勤谨，一天三晌不拾闲！昨天干部来了，让俺家搞治理小流域承包。包！俺家包了

他两道沟。秋一完就干！”

马灯点亮时，金旺也回来了。石条桌上摆出四个碟儿：炒鸡蛋、烧木耳、凉拌金针、土豆丝。儿媳端上黄亮亮的小米汤，大娘拿来白生生、暄腾腾的大白馍。“趁热吃！”大娘招呼着我，“担待着点吧！俺山里人做菜不行。这馍可是新麦面头箩摘下的！”

大娘这一说，又勾起儿媳的一段辛酸的回忆。她边吃边说：“这里原本不是个赖地方。可在那‘大批’的年头，有人硬说这里是个资本主义的‘死角’，逼着俺们离开了这个热窝窝，搬到了山下。山下倒是热闹红火，但一没钱，二缺粮，一年只能分到十几斤麦子。平常还好说，到了正月，老辈子留下来的习惯，串亲戚要带一篮子白馍馍，篮子还要满满的。哪来的那么多白面？没办法，俺娘和金旺串亲戚时，篮子上面放的白面馍，下边的‘馍’，全是用挖来的坭土捏的。好多人家都是这样……”

院子里一阵静默。片刻，老人说：“院门外那块棋盘石你见啦，俺祖上人都在那儿下过棋呢！可前些年不知怎的，咱庄稼人下棋老是走的那个马别腿儿。跳来跳去，跳不出一个‘穷’字来。这几年好了，党中央给咱来了责任制，棋谱儿一定，满盘棋都走活啦！”

一番话说得一家人都开怀大笑起来。这溢满幸福的笑声，在山谷间久久地回荡着，回荡着……

云 谷 图

云谷图，这个偏僻的山村，镶嵌在“太行屋脊”陵川县的大山深沟里。我来时，恰巧遇上了入冬以来这里的第一场雪。嗨，好大的雪！白了天，白了地，铺盖了山，填平了沟。象是一幅银灰色的庄严版画。雪花在纷扬地飘落。雪幕云幃笼罩着莽苍苍的群山，也不知山有多高，谷有多深。

“有云，也有谷，村在诗画中。这就是俺们云谷图。”站在我旁边的年轻的村干部说。

他叫张龙保，二十多岁。是个精明强悍的好后生。

“好雪，好雪！再下大些吧！”他不住地啧啧赞叹，又说：“可惜让雪盖住了，你看不见大伙那地里的功夫了。那真是巧媳妇描龙绣凤呢！”

“我敢保险，明年照样是好麦子！”他补了一句。

“边边楞楞都点上小麻了，俺这里的麻籽出油可海啦！”他又补了一句。“庄稼人夏忙冬不闲。忙哩！积肥、送粪、垫地、垒楞……”我说：“下这场雪，该休息几天了。”他冲我笑笑：“你下道命令试试灵不灵？你到各家瞧瞧，能找到一个‘猫冬’的算你有本事。”

雪路上有行人。还有拉平车的。吱吱嘎嘎，身后留下两道清晰的辙印。

他拉拉我：“瞧，‘只争朝夕’，搞副业的出动了。进城拉砖、送砂，回来时就势把城里的粪也捎回来了。你说是不是科学安排？这‘经济效益’能不高？”

他领着我顺着村街往东走，去看一个“专业户”。

路上，龙保告诉我，这户主叫王小保，老辈人是从河南辉县逃荒上来的。前几年，小保的孩子小，拖累大，上年吃了下年粮，罗锅子下山钱（前）紧。自打承包了加工厂，一年翻身，填起窟窿还冒了尖……加工厂在原来的村庙旧址，老远就传过来一阵轰轰隆隆的机声。进了院门，一个五十岁左右的敦实汉子迎上来。龙保对我说：“这就是咱村的‘致富户’、‘万元户’！”那汉子说：“怕还不到万元呢！”

龙保说：“噢，你怕说你富呀，是不是怕以后把你割成个秃尾巴鹌鹑？”

确切地说，这不是一户承包，而是小保和他的妻兄弟两户承包的。是一种自愿结合的“联合企业”。主要承揽业务是压河落面条、榨油、并用换取的麸料养猪。

而养猪这桩既苦、又重、又脏的差事，却是合同签订人兼“厂长”、兼“第一把手”小保承担的。

一个个石头垒砌的猪栏里，一头头肥猪滚瓜溜圆，一只只猪仔嗷嗷撒欢。我的采访本上还记下了几个统计数字：

今年已出售猪：17头；

年底前还将售出：13头；

出圈猪标准：250斤以上。

还用再详细算那笔经济收入账吗？

龙保还有事，走了。踩着路上咯吱咯吱的积雪，我去走访“果树状元”王成龙。

这是个暖融融的农家。院子里的雪光映照得屋内敞亮生辉。桌子上摆着书，床头边是杂志：《农业学报》、《山西果树》、《国外果树》……八、九种农业期刊，都是他自己花钱订的。

他和我谈起了果树。疏花、整形、间作、嫁接……滔滔不绝，话多语稠。

他侍弄果树的技术，在这一带是很有名气的。前不久经过考核，被县里命名为“果树技术员”。

“俺村的成龙，真要成龙变虎呢！”龙保是这么介绍他的。

他和我谈起了他们承包的果园。九十亩地里的果树，由他牵头，和另外七个人共同承包。但由于果树品种退化，老疙枝老杈，实话讲，今年的收成一般。成龙说：“不能只看眼前。”他们已从运城地区远道买回来了“山丁子”砧木苗一万多株，准备开了春作嫁接用。

他说：“到明年你来看看吧！”

把我送出门来，他又说：“再过十年……”

我知道，在这个年轻人的心里，早装下了一幅鸟语花香、林茂果丰的绚丽蓝图……

辞别云谷图，在我返往县城的路上，雪霁天晴，太阳出来了。阳光照临无边无垠的雪野，反射出眩目耀眼的银光。回首俯看山下的云谷图，淡雾缭绕，霞蔚云蒸，迷人极了。啊！云谷图——瑞雪图——幸福图，我思潮的奔马，竟不能自禁，而心驰遐飞了！

红果树下话酸甜

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真的如此，反正一进入小金沟乡的地界，便觉得有一股清冽的果香味儿，顺着两山夹峙的沟谷飘飘袅袅而来。愈往前走，味儿愈浓，愈醇，好似那又酸又甜、酸溜溜、甜津津的果汁浸润着喉咙，透到了心里。

那果子就是山里红，这里人称之为红果儿的。

小金沟乡是有名的果乡，年产红果二百五十多万斤。每当金风送爽的凉秋时节，满山清气透香阵，千树玛瑙汇红云。我这次来，就是跟着电视摄制组的同志到这里，为电视片写解说词的。

穿过沟谷，进入山洼，果真是跌进“红海子”了。成片的林子红果累累，密匝匝地缀满枝头。正是收获季节，果农们有的挥动着长竹竿打果子，有的攀在树上用手采摘。细一些的树，人们索性抱着树杆摇。摇一下，洒一片红雨。果林里不时地飞出一阵笑语。有粗犷的男音，有银铃似的女声。是谁还在学唱关牧村呢！你听：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阿娜尔罕的心儿醉了！……”

这里当然不是吐鲁番，却分明是“果子沟”。我真的看着迷了，闻着醉了，忘记走道儿了！